



非洲夜会

韩北屏



亚洲夜会

韩 北 屏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非洲,非洲!这曾被殖民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已经冲破漫漫长夜,涌流出破晓的曙光。非洲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金字塔巍然屹立,只不过象征消失了的权势,尼罗河长流滚滚,恰象是展示人民的力量。一位中国作家访问了黎明的非洲,他在这本书中留下了非洲之晨的剪影,同时,也反映了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也许这本书中记下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却让我们听到非洲从昨天走向明天的脚步声。

非 洲 夜 会

韩 北 屏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60 毫米 1/32 印张 4 3/4 插页 2 字数 70,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版 1981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00,601—107,500

书号: 10151·569

定价: 0.35元

读《非洲夜会》怀北屏

——代序

一九七〇年的一天早晨，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一次早集会上，大约是在“早请示”之后吧，我们的那位由造反起家的连指导员，用着电台上报告简明新闻一样淡漠的口气向我们宣布道：“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原作协外委会干部韩北屏去世了。他的结论是内部矛盾。根据上级通知，不开追悼会，不举行悼念活动。”这时，会场静得连人们急促的呼吸声都可以听得见；偶然有人发出一丝轻微的唏嘘之声，但立即强行克制住了。这是在宣布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国际文学活动的优秀战士的逝世，但宣布人在他的名字上却连加上“同志”这个称号都不肯。即使是在场的每一个北屏的老战友都忍不住热泪涌

流，却都不能发出表示悲痛的声音来。在那样的环境里，对于老同志、老战友的逝世表示悲悼之情，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是什么样的年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

但是，法西斯式的思想禁锢毕竟阻挡不住人们的感情的交流。当天夜晚，我和好几位老同志都蹲在营房的黯黑的角落里窃窃私语，在悄声谈论着韩北屏同志：谈论着他的工作，他的为人，他的才干，他的作品以及他的悲惨的遭遇。

北屏比我、小川、金镜等几位当时过从较密的同志年龄都要大一些。但他的乐观的精神状态，他的体力和精力，他的冷静而又细密的思想作风，时时显得他似乎比我们还要年轻一些。谁也没有想到，在那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将要来临的时候，他竟先我们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原来我们都以为他只有不太沉重的高血压和胃病，他没有同我们一道去“五七干校”，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时，那个同“四人帮”一样凶恶的人民公敌——癌细胞，已经侵入了他的肌体，只不过医生对他自己和我们隐瞒了这件事。

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我们终于给北屏和金镜在同一个明朗的日子里召开了可以使我们倾心

表达对他们的哀思和追念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我在流着眼泪回忆起北屏的一切好处的时刻，我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现在重新恢复了文学上的国际交往活动，活动是繁重的，千头万绪的，如果北屏活着，那该多么好啊！我们现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如象北屏这样的热心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干练而又积极的战士和人才呀！第二件事是：我们应当尽快地把北屏的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是有着优异的艺术质量的著作）收集、整理出来，尽快地重新出版印行，留给后人。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三本书：一本是散文集《非洲夜会》，一本是诗集《夜鼓》，一本是描写南方农民生活的小说《高山大峒》。

现在，《非洲夜会》即将重新出版了。北屏的亲属希望我在书前写几句话，以示我对于这位战友和同行的香草之思。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用两个晚上把这本曾经使我十分欣赏和感动的美丽如画的散文集又读了一遍。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在时隔十五年之后（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九六四年），仍然是那样感情激越，优美清新，引人入胜，使人深切有力地感

受到北屏这位革命作家和国际主义战士那种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博大深邃的胸怀，和他对于黑非洲一切被压迫、被奴役人民及其斗争烈火的炽烈的战斗激情。

北屏离开我们以及他倾力以赴的崇高事业的时候，只有五十六岁，以他的旺盛的精力，敏捷的才思，以及似乎是他所独有的那种热情、细致而又冷静的体察和剖析生活的能力，他本来应当为我们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留下更加丰硕的业迹，同时也将为我们的广大读者留下更多优秀的诗歌、散文、小说。但是，这一切都随着他的早逝而不能实现了。北屏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从他的工作精神到写作经验；因此，《非洲夜会》的重新出版，该是值得我们——从广大读者到我们这些同他共过一段患难岁月的老战友、老同志，为之高兴的事情吧！

北屏，魂兮归来，和我们共同享受这战斗胜利后的欢欣吧！

冯 牧

DE 1-12

目 录

读《非洲夜会》怀北屏	冯牧
河东便是亚洲	1
金字塔的启示	8
古城·废墟·帝王坟	17
撒哈拉的落日	26
奴隶和奴隶海岸	34
举杯痛饮	44

酋长的故事	52
非洲夜会	73
非洲星空下	81
双城记	91
非斯印象	102
楠林茶香	110
附录：略谈西非黑人 口头文学	120
后 记	136
难以忘却的思念 韩舞燕	140

河东便是亚洲



世界上有无数条河流，有的比苏伊士运河要长，有的比苏伊士运河要宽；但是，很少有一条河流有苏伊士运河那样多的传奇性。

英国人在最初反对开凿苏伊士运河，到头来却又变成运河的大股东；一八七五年英国首相德·斯累利借钱买了运河的股票，隔了八十二年，英国另一个首相艾登却为了运河丢掉了纱帽。

苏伊士运河并不壮阔，最窄的地方，站在这边可以和对岸的人做手势打个招呼。可是，每年有一万多艘大轮船从这里通过。只要有远洋轮船在世界上航行的国家，苏伊士运河总有机会看见

它的国旗。

苏伊士运河是世界航道的十字路口，同时又是亚洲和非洲的“界河”。

对这条有奇妙特点的运河，我久已闻名。因此，当我决定去访问它的时候，不免产生许多想象。

苏伊士运河是个什么样子呢？它象中国的大运河吗？中国大运河的两岸，沃野千里，一片平畴，村庄接着村庄，宝塔的影子映在稻田里。它象长江的雄伟吗？它有恒河的神秘吗？或者，它和它的近邻尼罗河相象吗？

汽车从开罗开出之后，我焦急地期待着，希望能早些看到苏伊士运河。谁知道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们的汽车仍在干燥地带飞驰，公路两旁全是沙漠，偶然出现一些小村镇，那低低的灰溜溜的房屋象一个多天没洗脸的老太婆，愁闷的坐着，一声不吭。头顶水罐的妇女，身穿长袍，步履缓慢而沉重，就和从她们身边走过的骆驼相仿佛。小村镇或是独立家屋的近旁，有一些树；这些树给大地上添了点生气。

忽然，汽车开进一片树林中来了。这片树林并不显赫，要是放在别的地方，绝不会使人惊

愕。可是，在这里，我却象走进童话的境界，望着绿油油的树木和草地，感到陌生，感到奇特，我以为沙地上永远是赤裸裸的，它居然会长出树林来哩，真怪。穿过树林，突然看到水的闪亮。

“苏伊士运河！”

谁的一声惊呼，把大家全吸引住了。

是的，那平静得几乎看不出流动的河流，确实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叫伊兹迈利亚，是苏伊士运河的中心点，也是苏伊士运河管理机构的首脑部所在地。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里的环境布置很不错，瞧，树丛中有精致的小洋房，河边上有着平整的草坪，草坪上有网球场，一切生活享受都是“上等”的。沙漠里会出现“海市蜃楼”只不过是幻觉，只不过是折光的魔术，可这里是真的“乐园”。当初英国人把苏伊士运河变成私产，连运河两岸的土地也完全据为己有。人们要通过运河，固然要付钱；就是要走河边的公路，也得付钱。英国人靠运河发了大财。这个从沙土上建立起来的伊兹迈利亚，将会以它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殖民主义者干过什么好事。

我站在河边上，一再端详苏伊士运河。

这一带河面不宽，河身弯曲，模样儿很象茂

国南方的一条内河，貌不惊人。但是出入于运河之中的船只，却都是几千吨到几万吨的大船，它们都是在太平洋上迎接过日出，在大西洋上送走日落的远洋大轮船。就在我端详之时，一条挪威的商船开过来了，另一条英国的运油船跟在后面。它们开得不快，鼓起浪头不大，大概在运河里的航速有限制，浪太大了会损坏堤岸。

我看望着运河，更凝视着对岸。我站在西岸，河东便是亚洲啊。我望着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土地，那里尽管荒凉，但因为它是亚洲，却使我产生了乡思。

到苏伊士运河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站在这一个大洲上，清楚地看到另一个大洲。亚洲，是我的祖国的所在地，那里有我的同胞和同志，我此刻虽然离开他们很远很远，可是我的心却和他们在一起。我透过对岸略带迷蒙的烟雾，仿佛看到我的同胞和同志们工作一天之后，正收工回去。对啊，这里刚是中午十二点钟，我的祖国已是下午六点钟了。太阳在东方浏览了一天，漫步到西方来了。非洲，本来离开我非常遥远，现在我却踏在它坚实的土地上；我过去注意着关心着非洲兄弟的斗争，现在我和他

们站在一起了。

我在苏伊士运河边，低声地呼唤着：“亚洲！”又低声呼唤着：“非洲！”这两个大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黄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写下多少辉煌的历史，至今还是人类的骄傲。但是，三百年来，这两大洲又受过多少蹂躏啊！西方帝国主义者几乎在亚非两大洲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留下罪恶的痕迹。这两大洲人民的苦难相同，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又把我们紧紧结合在一起。我到了塞得港，才看到亚洲和非洲本来有一个狭长的土地联结着，象一条臂膀似的紧扣在一起。后来，西方在开凿苏伊士运河时把这条臂膀砍断了。我不是说开凿运河不应该，而是从两大洲的联系被切断这一点来说，很有象征意味。

我们离开伊兹迈利亚，沿着苏伊士运河到塞得港去。公路的一边是运河，另一边是人工开凿的淡水河。公路很平整，两边风光也挺不错。可是，我一想到它曾是苏伊士运河公司——也就是英国人的私产，立刻就想到上海过去的租界，不免生起气来。

到了塞得港，我才消了气。

塞得港是个英雄的城市，我们大概还记得一九五六年底的事吧，那时候，英法联军进攻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企图重新占据这一片地方，埃及人民起而抵抗，全世界人民一致声援，联军才不得不退下海去。就是这个塞得港，当时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

塞得港位于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形成的丁字形地带，大片市区面临地中海，码头区向着运河，新市区宽阔、整洁，市容非常漂亮；老市区则有浓厚的阿拉伯气息。市内一座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将永远唤起人们对这个英雄城市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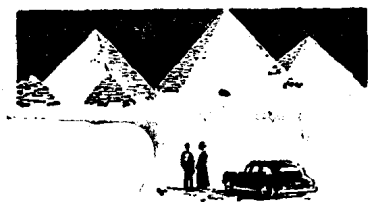
我从塞得港的码头上下了船。船向红海方向开行了一两里路，又回头向地中海方向开去，一直开到苏伊士运河入海的地方，然后停泊在运河的中间。这时，亚洲在我的右边，非洲在我的左边，左顾右盼，一股孩子似的欢乐情绪，涌上心头。我说不出为什么这样高兴。难道是第一次坐上地中海的船？难道是翱翔的海鸥引起我的遐想？不，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远涉重洋的游子，重新靠近了亚洲？有这种感情，可也不完全是。我依在船舷上，海风吹动我的头发，我想了想，是因为我置身于两大洲之间，既能看到

亚洲的容貌，又能看到非洲的容貌；既能听到亚洲的声音，又能听到非洲的声音；所以才涌现了欢乐的情绪。我想，要是别的人象我一样的置身在这里，他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情绪。这种情绪能推动你写诗，能推动你歌唱。

我在苏伊士运河的中流，用一个亚洲兄弟的名义，向非洲谨致真诚的祝福：愿破晓的非洲取得完全的胜利。



金字塔的启示



二月，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们到开罗郊外造访金字塔，探寻远古的秘密。

我去游览金字塔，已经不止一次了。以前去的时候，都是在白天，那时，当我从热闹的市区出来，穿过长着高大的棕榈树的郊区马路，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去，马路尽头，一个急转弯，眼前就出现了寸草不生的荒原。这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在夕阳映照下，无边无际的黄沙，一直伸向天边；在黄沙的反衬下，金字塔显得寂寞，人面狮身像显得更加忧郁。尽管这时候金字塔畔的游人很多，他们骑着毛驴互相追逐，在骆